

学林

← (上接3版)

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主持了拥有四大导师的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。颜德庆还有个舅舅吴虹玉(1834—1919),则是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圣公会重要牧师;吴牧师不仅在江湾建了圣公会保罗堂,还在虹口港岸边建了一所同仁医院,后来成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,在那里毕业了他的外甥、颜德庆的堂弟,也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医学教育家——颜福庆(1882—1970)。

另一位来到江湾大展宏图的人物,是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首富叶澄衷(1840—1899)的四子叶贻铨。因为清末时上海跑马厅(今人民公园位置)不让华人成为永久会员,叶四公子愤而筹划自办华界跑马厅,来到了租界以北的江湾。他沿着走马塘向东,经保安寺出江湾镇,沿袁长河,穿淞沪铁路,经景德观,再过小吉浦以东,最终圈下袁长河两岸占地约1215亩的土地。据说叶公子看地时,同时请了上海知县坐着蓝呢大轿,到现场监督圈地,自己当场向农民付款,立刻打上木桩,堪称高效。

“万国体育会”跑马厅建成后,叶公子又在体育会大门修了一条直通铁路江湾站的马路,命名为“体育会路”。1929年,为纪念民国十四年逝世的孙中山先生,特别市政府把“体育会路”改名为“纪念路”,并在路尽头树起了一座“孙总理奉安纪念碑”。奉安纪念碑与跑马厅多数建筑都毁于之后日寇的炮火中,仅剩纪念路记录着往日的沧桑。

初建的江湾跑马厅一如叶公子的期望,非常火爆;但进入民国后,租界的跑马开放了华人会员资格,江湾厅就不如之前那么火热了,不过情况似乎还不是最遭。直到“一·二八”以后,跑马厅部分被毁,生意才渐渐支撑不住。叶贻铨与颜福庆因圣约翰校友身份而相熟,三十年代颜大夫正积极筹建上海医学院和实习医院,叶家慷慨地捐出了跑马厅袁长河以北的一处娱乐场“夜花园”,交给颜福庆办实习医院;医院也以叶贻铨之父的名字,被命名为澄衷疗养院,叶氏这一善举,同犹太商人嘉道理(Elly Kadoorie,同样是捐予上医)一同获当时的教育部褒扬。1934年5月31日,流亡于沪的爱国宗教领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,受颜福庆之邀前来参观落成不久的疗养院与叶家花园。颜福庆在花园宴请了班禅与同行的大居士赵恒惕、屈映光、冯仰山等人。



◆ 墨菲所作复旦规划图,图中左近端为男生宿舍即今相辉堂位置,右侧远端为奕柱堂校史馆,围绕校园的河流圈即为袁长河与走马塘所构成

▶ 复旦  
大学江湾校  
址旧影

▼ 《江  
湾里志》载  
江湾街道



学府



江南对文教之化的看重,历来是有目共睹的,而江湾之地似乎更有突出的成就。江苏省早在晚清就成立多个本地教育团体,在废除科举之后合并出一个对日后影响深远的新式教育联合体:江苏教育总会。在这一风潮下,当时犹属江苏省的江湾,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元济等主办的尚公学校,校址就在当时的江湾境内的宝山路一带(今属虹口)。而新式铁路的加入,更是加速了新式高等院校在此地的集中。从民国建立直至抗战前,在江湾到吴淞这一线上,形成了一片近代上海的“大学城”——以江湾地区为中心的初高等学校园区,著名的国立同济大学、国立上海音专、国立上海医学院、私立立达学园等著名学府,得以办校于此,就是淞沪铁路贯通以后交通便利的缘故。其中尤其以复旦大学最为著名。马相伯先生(1840—1939)创办复旦公学选址,便

是淞沪铁路终点站附近的前吴淞行轅。1905年9月14日,新成立的复旦公学举行开学仪式,为了庆祝复旦创校开学这一盛举,并为观礼之人提供便利,淞沪铁路方还为此进行了调整,特意在客运火车来回经过复旦时,均停车五分钟。(张仲民《复旦公学创校史实考》)

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,吴淞校址为光复军占去,复旦短暂迁往徐家汇李公祠,即今日复旦中学校址,办学条件受限。1913年新任的李登辉校长(1872—1947,近代教育大家,印尼爱国华侨)至南洋募集资金后,又将校址选定在江湾之地,募集来的资金购得七十余亩——其地并不宽敞,仅与今日马云的“湖畔大学”面积相当,即今复旦邯郸路校区西南侧——李校长选中这块地的重要一条,便是离江湾镇火车站不远;不少来复旦兼课教授,就住在淞沪铁路沿线。当时复旦朝北有个校门,门外的路是由叶贻铨建叶家花园时开辟的煤屑路,路名先后叫过叶氏路、澄衷路、叶盛路、政澄路,都与叶氏家族有关,即今天的政民路。据说此路向西跨过一座河上的木桥,便可直通江湾站。(张国伟《政民路与复旦后门》)这座木桥早已不存在,不过小

河至今忽隐忽现地流淌着。

复旦大学选址江湾,不仅考虑了两公里外的江湾火车站,同时也兼顾了当时江湾周边的形胜,这其中,江湾水道又是最关键的。大约是在叶贻铨购地建跑马厅的十年后,李登辉校长坐着淞沪铁路来到江湾站,下车东行。1917年时,“体育会路”还没有改名“纪念路”,这条路能直达跑马厅正门。来到跑马厅核心区域之前,他会路过一条河,就是从江湾镇走马塘向东而出的一支——袁长河。袁长河在西北不远处,接受了自北向南而来的小吉浦,自此继续向东,在东南不远处,又分为两股,一支为袁长河主流向东,另一支向东南方向行走后,再拐一个弧线向东北方向,在殷行镇重新与袁长河汇合,共同在日后的沪江大学北侧,注入黄浦江,这支先东南后东北走向的河流,就是出江湾镇后的走马塘;复旦后门的木桥,就在此之上。李登辉仔细勘察了袁长河与走马塘东侧夹出的这块半岛型土地,认为是建校办学的优良之所,于是,一所日后历经百余年的名校,奠基于此。

李登辉请来了自己在耶鲁同届毕业的同学亨利·墨菲(Henry Killam Murphy, 1877—1954),为这所新学校设计校园,墨菲选择美国名校弗吉尼亚大

学校园为蓝本,吸取了之前在长沙雅礼、北京清华的设计经验,为复旦勾勒了一幅傍河而立的蓝图。校园北面建筑如男女生宿舍楼临袁长河,西侧简公堂等临走马塘,南侧奕柱堂、校门亦在走马塘转弯处,建筑群的中间是中央大草坪。1931年,为纪念李登辉校长已故的夫人汤佩琳女士而命名的学校卫生院“佩琳院”,也坐落于走马塘东北岸;燕园中的池塘,亦为来自走马塘的活水。今天复旦大学相辉堂草坪周围,即是当年墨菲的布局,被江湾的源泉走马塘、袁长河环绕,受江湾水土英灵的庇护。可惜的是,墨菲时代设计建造的建筑在两次淞沪抗战时都被战火毁坏,不复旧观。今天的复旦校园格局,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老校长陈望道先生(1891—1977)主持校务时重新布局的。

结语:水之于灵魂

今天,复旦校园重建抗战时被毁的简公堂等建筑,并结合上海的市政规划,将流经的暗河重新“见天”。新来的复旦师生或许会疑惑,复旦校园哪里还有河,其实见于方志的“袁长河”、“走马塘”依然在我们的脚下流淌。袁长河就是复旦人常常戏称的“本北高速”(校内一条连接本部与北区的水泥路)路下的暗河,东出国定路桥才见天日,河西侧在今文化花园明珠苑南曾有一段露出地面。今吉浦路西的“小吉浦”入袁长河后向东不远,南向析出走马塘一段,东南而行,位置大约在今天复旦北区学生宿舍区的外沿,流经复旦的西南角,直到今天内环高架中山北路段的走马塘干流,才露出路面。今天校园“本北高速”下潜行东出国定路桥的“袁长河”之名已不使用,而是取江湾名称的来源“虬江”命名,是为“今虬江”。

同时,走马塘在校园内的重要一段,便位于与“本北高速”垂直的一条南北干道下。此地为校园内商铺林立之所,前些日子动迁,便是为了静待走马塘重见天日。

世界上众多知名高等学府,大都傍着水,剑桥大学、哈佛大学都有流水穿过校园,李登辉、颜福庆二位校长的母校耶鲁大学,也离河边不远。流动的水,使人心境更为平舒,眼光放得更远,这是流水之于江南学府的最好馈赠;位于江湾之滨的复旦大学,亲承江湾之水滋养历经百年,是时候让源头之流奔流于地面了。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)